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〇冊目次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二)

〔明〕焦竑輯
清雍正刻本

〔清〕胡任興增輯

..... 一

翰海十二卷

〔明〕沈佳胤輯
明末徐含靈刻本

..... 一二五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一)

〔明〕林德謀撰
明崇禎刻本

..... 三七七

歷科廷試狀元策十卷總考一卷（二）

〔明〕焦竑輯 〔清〕胡任興增輯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歷科廷試狀元策

首集

已丑狀元

游圃 焦 竑

已丑榜眼

駱谷 吳道南

壬辰科



皇帝制曰朕遠稽古昔而有感於胥庭沕穆之世其民不誘而

不嚴而治意甚慕之而淳風既遠至道靡得而徵焉二帝之

典三王之誥其粲然者則可見矣或者乃謂道衰於書契後

薄於政教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繁

質文之變帝王所不能遠歟三代而下惟漢之詔令為近古

王通氏至取以續書而或褒孝宣之烈優于孝文或美元和

之治懿于永平豈寬嚴之宜父子亦不相襲耶夫道為世無

變與者道之失也信斯言也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而不專

于令歟乃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煥汗鼓舞于風雷定

保比之金石其稱令若此慎重抑又何也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開闢文明若

相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戒偏黨詰凶頑

聖謨洋洋同符典誥亦可悉舉而揭屬之朕朕祇通

先休格遵成憲凡植綱陳紀臣世範俗之具可以維教化淑人心

善備思延訪至熟矣乃勸誥愈亟况傷愈滋禁戢愈詳悖戾

愈甚往士伍辱將校今則戮力之矣往屬吏傲官長今則

有司今則矜公庭矣其他恣睢無良背禮而傷教者

以一二數而詔之不聽誠之不悛即三令五申徒勞置郵

切寢闕豈奉宜之失職舉抑令煩法弛所以教之者非其

也言者謂宜省議論振紀綱似矣乃謀夫孔多莫執盤旋

咎惠文虛列率遺扞問之姦令何以能備法何以能嚴

欲擇遠猷以定命執大寶以成乎使令重君尊國安而民

寧壹其何修而可多士其悉意以對毋泛母隱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飭治之實政然後化

之極以建實政者何由盡一之條垂確然之軌以震耀遐

使萬民之心志耳日日繫屬於象魏而祇濯維新者是也

神意應日淪浹於寰區而鼓舞莫測者是也實政措於外是

即其整齊嚴肅者與斯民相持循而明示之以法也決立而

天下即以法導之初何患乎輿情之弗率實心存於內是即

其麗薦懇切者與斯民相漸摩而潛喻之以神也神運而天

下即以神字之又何患乎國維之弗張隆古帝王所以凝範

大寶而朝廷體統巍然等天地之常尊端拱穆清而宗社生

靈晏然若盤孟之永謐者繇此道耳藉令有實心矣而非政

以出之則宵旰雖勤鼓舞無術人心風俗安所振而何焉而

天下之勞卒日流於濫亂而不可收有實政矣繇此心以率

之則粉飾徒具粹白已滿政教號令安所擬而注焉而天下

之治卒日至於廢弛而不可振此就近之陋習庸主之淺見

固宜停照錄之理寥寥罕觀也蓋不能無待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塞師腹之耳拔蘭朱之耳與天下

餘年來其所培植奧林者甚厚而其所敷勵震肅者又甚

維時薄海內外宵旰醉然循守罔敢越轍無鈞繩而

可憐無開鍵而不可開豈偶然之故哉我

陛下紹天綱繼二紀於茲諸凡植綱陳紀臣世範俗之具犁然

矣固宜將士效腹心之誠百發崇揖讓之雅

藩輔合行羣之誼貴序敦樸域之風卽有疆域亦當消於

陽下安敢矯虔亢命共聞哉胡世教衰物情玩適有不勝其

弊者異士伍馬將校變非輕也今且操戈對之矣邊鄙之變

法安在羣屬重微官長事非細也今且露章彈之矣尊卑之

別孰存以宗庶計

親藩倫序不例置乎至於衷甲搜都市咆橫胡可言也

陵有司名分不升髦乎乃矜士闕公庭縱恣將何極也他如

此類尤難悉數顧詔之不見聽識之無後心誠有知

宋元集 卷六

實懼而不敢犯者不有

朝廷三尺法在乎彼其初所發難者不過十數人而止吾

賈卽奮然一大創之機臂于分渠魁必僇裂眦首亂兩

誅情有可卹也而構煽之罪必不可不嚴事有可原也而

罪之分必不可不正令嚴禁肅有若董安于之論高山絕

馬牛不入者誰不持心拼志以安分守哉故謂紀綱宜振

也夫紀綱者法也而有法法焉者蓋四海億兆之衆不從上

之令而從上之好其所遵執順旨者不在上人所建立之法

而在其行法之意故于行越絕之誅加於小罪而或回貸於

強悍則法不行疑滯東濕之禁施於孤寒而或寬假於勢要

則法不行斧鑕之典重矣或陽示其罰而陰有所縱舍則法

不行風霆之號肅矣或始令之峻而終有所遷搖則法不

必也愚不以卑處懲罰不以強貴阿既不以權勢專奸又

以姑息蓄衆執此堅如金石行此信如四時據此無私如天

地此又臣所謂省議論振紀綱之實心也惟有實政則其

毅常張其繩結常密故令出人咸畏之而不敢叛惟有實心

則其意慮常實其察會常通故令出人咸信之而不忍叛庶

幾哉國體崇人心壹乎雖然務實以治者若后之德軌也

用人以弘化者英辟之計猷也誠念邊鄙而備用撫臣則

如聚散亦足以生威而康黎之呼自息念民瘼而慎擇大吏

宗室而宗正得人如劉向者斯敦睦有倡人皆河間東平之

斧斤可以不煩矣念庠序而師表得人如劉焉者斯訓迪

方士皆鄒魯關里之行並歌可以成化矣故臣竊謂用人

要也通總之不外乎人君之一心今

陛下靜攝齊居盱衡圖理所以培植化原者諒矣顧天人之介以消危微之關難辨儻操持少弛他如靡曼鬱郁一切可喜之欲得以牽引此心將精神情慾而弗振幾務廢闕而弗張其

所繫豈淺鮮哉臣又願

陛下乾綱日奮敬德日新養心於遠密而不閑大廷計慮乎萬年而不忽敬聆親近乎頌輔而不惑會王益壽

講學益勤

顧問則康滯之志謝精明之慮生故號令未頒而志所嚮往便

雲澤象魏未布而神所凝注即為靈爽由是遠解定命大

成乎將臣工祇承疆宇寧謐用以維皇王之休風紹

祖宗之鴻烈何難區區區區莫令毋客置喙矣此非臣臆說也

奏

考

程頤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而我

高皇帝祖訓首章亦以持守一節冠於正綱常等篇之始即

聖制所謂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者是也伏惟

陛下俯察察焉臣草茅卑賤固識忌諱冒瀆

宗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乙未科萬曆三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每慎擇二柄以敷寰宇康寧內順外威臻至治焉然觀昔之開基英主以授戈諸藝選弘文為美談而周公訓克詰召公誡張皇顧諟切於成康隆之際豈世亂則寧濟以文時平則戒備以武道又各有重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夏

成祖文皇帝驅蕩胡氛於鏖戎既以

神武之略為萬民請命迺禮賢置館郎當

締造之初延儒直閣亦在

臨御之始以武戡定用文持之蓋規摹宏遠矣

列聖祇紹

承元緒

考

諒烈顯承迨於朕躬嗣膺丕緒光撫太平之業且二百三十稔修

威權乎四裔方內安於覆土而譚者雖謂今文具太盛武備

寔弛試舉其槩如京師禁旅春秋教練嚴矣而冒靈猶未消

何以壯居重之勢諸邊戍卒土客供億煩矣而行伍猶未

何以張捷伐之威至於中外府衛綱維秩然締符襲組材宜

非乏也而闕鉞偶虛動制無將列也坐食尺籍具存也而

荷竊發之憂無兵其樂安在者人情狃於晏安而法制

於茲固非大為振飭不可駭考之前史有上言兵之要四

論武於朝舉忠謀之士委之邊任者有以選勇果習武

治兵之實者此皆承熙洽之後歸歸於經武保邦善

又或謂安邊擇盜必先治內謂無兵無將雖朝廷三

根極之務更有在歟抑謀之麻廟修之紀綱自可以精悍
衝而無煩師旅歟今天下雖稱泰寧而方隅多警斯亦居
慮危之時也朕既未能舞干而來臺弓而理將欲經文緯
圖修攘之實政以為長治久安計則何施而可爾諸士其
忠謫盡明著於篇毋有所隱朕且采擇而行焉

臣朱之蕃

臣對 臣聞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肅天下之綱紀而後可以
維長治之運必聯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久安之樞何謂
綱紀經之以文緯之以武而令順治之風因威嚴而日益
固者是也有綱紀以大精神之用故因時立法乘勢制宜而
中外之奉明威以修憲度者自有所歸服而無廢弛頹廢之
虞有精神以握綱紀之本故法自上始制由中出而

策

卷六

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所融浹而無汙格偏駁之患蓋
治不忘亂而不徒侈太平之文具以疎庸戶綱繆之防是以
危可常安而終將賴廟廟之武略以保宗社苞桑之業古
王所以輯寧區宇界限華夷而俾子孫安享久長者其道
不出此有如侍武之足以勤亂而置文事為緩圖固非所以
垂燕翼之永計若但矜文之足以飭治而忽武備為疎節亦
非所以冀守成之弘庶此其綱紀之設施已有偏而不舉之
患况望精神之聯屬獨有流而不息之機哉無惑乎盛運
常保而先世之所為經營拮据者不免漸漬而歸於
積衰極弊也圖修攘保治安端在

今日而可以決光裕之策矣欽惟

皇帝陛下

止孝止慈惟

聖德倫而王度光昭於海寓

尤文允武與

天合德而皇風鼓鬯於寰區

省躬約已凜凜然兵農在念而解澤隨渙號以俱流

殫慮悉心炯炯乎夷夏為防而震耀乘乾明以並著東西暨

固已

樽俎而鈔折衝之功士伍風倫亦且

談笑而得轉移之術矣然猶不敢怠荒進 臣等於

廷而取以振飭之遠猷根極之上務原古昔文武並用之意

當時文盛武弛之端而欲舉實政以廣治安豈以惜時保業

之慮即 臣等亦嘗有繫於衷耶 臣愚敢不秉誠披丹以陳

策

卷六

曝於萬一乎 臣聞除亂利用武興治利用文者酌機權以康

天下之急務也亂退而風靡以文治成而維持以武者定

紐以貽萬世之本謀也故光武太宗稱開基英主而講藝

投戈之餘選士於弘文之館若偏重在文矣實以濟其武之

不及而不涉於威猛周之成康稱郅隆盛際而周公之克詰

戒兵召公之張皇六師若偏重在武矣實以制其文之有餘

而不失於優柔要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有時乎以文

有時乎以武勝而虛文不若實事之收功則欲使祖宗締造

之鴻業得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誠不可一日而緩於飭治

起之圖精神之熾運於九重者必不以窮黷為武必不以

靡為文而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使四方維治之令

有以底於真實而無偽尤不可一念而流於粉飾觀美之

如是而後居重馭輕之勢若振其綱而有條不亂順內威外之畧若執其柄而無舉不勝者矣是故見錯因漢制之襲于安富而匈奴之數困中園也欲以利器鍊卒知兵擇將之要握其機以勁弩長戰短兵輕車非關之五技逞其長杜其因唐制之變為張騎而國勢之漸成駸弱也作原千六衛以明初制之善而制慨于變法之難欲置府立衛以復祖宗之舊而計其大難募之禍而神流司馬光固宋制之溺於文臣而論其時之變為我論說也請與大臣講武畧舉忠謀在治兵之實此皆老成謀國深長策事而真知保邦必本于經武則治不費消兵也至若探本窮源則又有如韓琦所稱治內必先而後安邊捍盜之效可冀三策務去而後無窮無內之失可挽乃其所謂治內去弊亦不過曰紀綱之當立也忠依之當分也浮費之當節也橫賜之當罷也逸遊之當省也奢靡之當禁也干請之當絕也僥倖之當抑也號令之當嚴也賞罰之當明也功賞之當實也此其蔽于文事而實陰有補於武備豈非往昔之覆轍而可為今日之明鑒者哉洪惟太祖高皇帝仗劍以清函夏而禮賢置館即在佳物多事之秋成祖文皇帝犁庭以蕩胡氛而延儒直閣不越圖籍誼膺之始信為武不廢文而遺

十一朝以安懷之大計倡億萬載以保業之宏摹者矣嗣及陛下率續丕緒之垂光撫大平之盛誠有措海甸於安瀾而暢清同所及猶慮武備不若文俱之條而惓惓為振飾安撫之實

計也臣請始終以肅綱紀聯精神之說進焉京師為天下根本禁旅之精強固所以壯居重之勢也而教練徒嚴官選故則在以簡嚴為綱紀而精與主帥相通則主帥未有獨偏裨士伍相阻闕而不挾續超距以思奮者矣諸邊為京師襟帶戍卒之勇悍固所以張捷伐之威也而供億徒煩行旅其則在以訓練為綱紀而精神與督撫相合則督撫未有獨與邊將騎卒相攜貳而不爭先赴虜以報效者矣府衛之官星布基列而專銳分間輒乏將材則考校非其綱紀而統轄乳口者不得與將種爭道而馳則離越在萬里外而精神常徹於天府一臂指使之而躬符組者安往非真將軍之亞夫也州郡之屯牧鱗次繩聯而荏苒竊發動稱兵弱則清查非其綱紀乎而侵占影射若不得視疲兵弱肉而食則雖安恬靡敵間而精神常洽於中朝一按籍呼之而脩奮錫者安往非越充國之金城也宴安之情雖人之所共徂而綱紀昭布其精神隨之以四達並流而無所不貫譬之耳聾目視手持足行常有各司其職而不為物交者此振飭人情之一大機括也積習之弊誠法之所難防而精神鼓舞其綱紀因之以震變雲蒸而無所不新譬之聰啓明通勅柔握固賞有誠於元氣而喻以不言者此又振飭法制之一大根本也總括述而中外之兵制既以脩舉則明示天下以可畏之威而所謂文明之景運且將藉以永延而不替根本培而中外之人心益以渙洽則默宰天下以不已之誠而所謂文治之精華且將賴以長聚而不離即方隅有警奚損極治之萬而先事修備之餘且愈有以動

陛下乾陽之東而衍奉寧之運者矣兄東顧而鯨波已息西望
么麼可平又何足煩慮緩頰而陳不必然之畫哉抑太平
要不在邊境而在廟堂經理有基不在號令而在綱紀所
折衝以精神而無煩師旅蓋

陛下已洞晰天下之治原而臣益知舞干之化行將燒美虞廷
弓之風必有同符周武者欲圖實政則不能外精神以為
臣欲計久長亦不能舍精神以付末計精神一弛豈惟兵不
可以轉弱為強即朝夕左右之羣工且無以通策陛而成泰
交精神一屬豈惟兵可以挽衰成盛即四方萬里之夷荒亦
有以孚心志而樂歸命矧禁旅親奉

輦轂之風猷其顧化既速於袍鼓邊戍獨荷優渥之養于其
微益切於銘鏤材官沐浴於世賞之久延望無指糜自後

奏

七

念再牧沾濡於耕鑿之永庇孰忘制挺使捷之思而患其終
狂於宴安墮於積習於振節之效不可幾乎抑臣猶有

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綱紀所由植立精神所由運旋也君
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綱紀而不以始終改節運精神而不
以久暫易操者也臣空

陛下體天行之健而日日維新秉不息之強而乾乾匪懈紹

休於禮賢置館延儒直關之初制而咨詢不憚於勤勸則講
修模而從容講畫之間可以得詳審嚴密之體因可以鼓
通貫徹之忠繼

美於由夏混一胡氛驅蕩之弘規而眷注不吝於蕃錫則功在
修攘而奔走禦侮之餘可以奏泰山四維之安固可以收
想廣益之助勿以

春秋鼎盛而務處於自逸之途則獨運於

乘宮瑤室之中而精神自與窮簷都屋相管束勿以物力豐
而適志於恒足之境則自守於澹泊寧靜之內而綱紀自
退散僻壤相昭宣其以仰承

祖烈而跨越成周端有不出戶而知天道不大聲色而坐制四方
者矣臣伏讀

聖制居安慮危之一言而悉據忠盡則合清心寡欲別無所以

綱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正舉而措之耳惟望

陛下垂聽蕩蕩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
不識忌諱干瀆

奏

六

天威易勝嚴懲儆戒之至臣謹對

戊戌科 舊曆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帝王理人羣疑庶績率以綜核名實為先務

唐虞之時明良相信稱無為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三考

九載廢省乃成為法亦何備歟世降而法愈詳人益偽名實

混淆治亦剝敝或乃曰誠感則孚第宜一切用君子長者之

道但不知誠在中則由而達昔之考詢云者豈其誠未至歟

後世之綜核者毋若漢宣帝當時吏稱民安可謂效矣乃尚

有偽受賞者意檢察之猶未密歟若文帝躬修立默爾節

矚目鎮天下以無名之朴而人顧謂孝宣不如又何惜也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勇智天錫超越千古立綱陳紀法度森嚴庶幾能

好暴用夏變夷東國鴻荒

列聖運承有加無疆至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英斷如神振起衰制禮作樂品式具備滋雨

露威風霆赫然中興光紹前烈於錄載範重當年而功流漢

熙矣朕嗣守

祖宗丕業任人圖政惟名實為兢兢夫何與我共理者不明朕心

誕慢成習職官不慙而越局以逞洋靡相尚而利口惟賢求

其循理奉法憂國如家者曾幾何人嗟乎文盛則質衰言華

則行薄自古記之矣故上下以空文相加遺矣而吏習尚偷

詐化宣矣而士風尚詭誕恤煩矣而民困未寧戎兵詰矣而

健伐未張慮微詳矣而寬濬猶多工費蓋矣而虛冒猶故來

舊章而不守懸新詔而不遵求治彌勞取效彌遠誠不足持

法不能維意者朕不敏不明無能風之

歟茲欲循名責實無稍旌有功臣治理遠稽漢宜以

唐虞雍熙之盛何施而可爾諸士方當如進心志精白

仰世變必有概於中英宜各據所懷備言之朕將採而行

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理之實政而後可

以約束人羣錯綜萬幾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責

心而後可以激勵百工振刷庶務有以臻至隆之理何謂

實政立紀綱飭法度懸諸象魏之表行乎令甲之中首於

歲時朝令散於諸司百府暨及於郡國海隅經之緯之滄

鉅纖悉莫不備具凡屬嚴密毫無滲漏者是也何謂實心

振怠惰勵精明發乎淵微之內起於宥密之間始於官

欽元

穆清風於華轂邦畿灌注於邊疆遐邇淪之洽之精神意

慮無不暢達肌膚形骸毫無壅闕者是也實政陳則臣下

有所稟受黎氓有所法程矚目以一視聽不亂無散漫

離之憂而治具彰實心立則職司有所繫契若亦有所潛

乎意氣以承軌度不踰無疆肅清之患而治本固有此

治具則不徒馭天下以勢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維相制而

雍熙以漸而臻有此治本則不徒撫天下以文而且喻天

下以神相率相助而邪隆不勞而至自古帝王所為不下

堂階而化行於風馳不出廟廊而令應於桴海用此道耳

厥後崇清淨者深居稱朕不理政務尚綜核者欺蒙虎目

總事空支人日以偽治日以敝亦何以繼帝王之上理復

隆古之休風而稱統理民物即承天地之責哉恭惟

皇帝陛下

毓聰明睿智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

握於穆之文符承

國家之鴻業八柄以馭臣民而百僚整肅三重以定謨猷而九

圖式命蓋已操

大阿於掌上故大治於域中固可以六五帝四三王陋漢以下

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圖循名責實之術欲以紹唐虞雍熙之化甚盛心也臣草茅

賤士何敢妄言然亦目擊世變矣顧身托江湖有聞焉而不

可言言焉而不得盡者今幸處咫尺之地得以對揚而無忌

敢不披瀝以

卷六

啟 聞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

其責者付之人君君有統理之權而實有所承受故所經其

事者法之昊天用是所居之位則曰天位所司之職則曰天

藏所治之民則曰天民所都之邑則曰天邑故典理致治要

必求端於天今天天幽深玄遠穆然不可測也渺茫輕清曠

然莫可窺也而四時五行各效其官山嶽河海共宣其藏人

人沾浩蕩普濟之澤在在蒙合弘廣大之休無欠缺以虧其

化無阻滯以塞其功者蓋不貳之真默醞醞於太虛不已之

精潛流行於無極故實有是化工耳然則人君法天之治寧

可專於無為托以深密靜攝哉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職司為

實政者人君憲天之心寧可專於外務強以法令把持說是

必有不貳不已之真情為實心者粵稽唐虞之世君也垂裳

而治貽協和風動之休民也畫象而理成擊壤從欲之俗君

臣相浹雨無猜嫌明良相信兩無顧忌萬古稱無為之治向

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三載九載歷省乃成法制又詳備

無遺焉蓋其諸哲溫恭日以精神流注於堂皇欽明兢業日

以志慮攝持于方寸故不必綜核而庶府修明無事約束而

九官效職固以實心行實政也後世語精明者首推漢宣彼

其吏稱民安可謂效矣而專意於檢察則檢察之所不及者

必漏遺焉故偽增受賞所從來也語玄默者首推文帝彼其

簡節政目可謂潤矣而注精於修持則修持之所然化者必

泮泮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蓋治具雖設而實心不流則

可欲責之臣臣已窺我之怠而倣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窺

我之驕而私議之即紀綱法度燦然明備而士以文王以

卷六

上下相蒙得聰察之利亦得聰察之害實心常流而治其少

疎則意動而逮於令臣且乎我之志而清共焉神馳而偏於

威民且固吾之天而順從焉凡注厝規畫裕焉不設而上以

神下以實上下交儆無絲核之名而有莫大之利彼漢宣不

如漢文者正謂此耳洪惟

太祖高皇帝唐智原於天授剛毅本於性生草昧之初即創制設

謀定萬世之至聖草考榮之高蹈顯川之治理必旌獎之以

風有位沒民之應歸虛眾之梟虎必摧折之以惕庶僚用能

後帝王所自立之地成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闢而再位日

月降而重廟蓋以一心行實政固以實政致弘勳其職在

祖訓有曰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毋得阻滯

而敬勤履致意焉

列聖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緒固有加無墜者至

世宗肅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斷察廢棄者作之以精明制

作樂議法考文

定之所被與河海而同深

威之所及與雷霆而共迅一時吏治修明庶績咸理赫然中興

誠有以遠紹

先烈垂範後世也今我

皇上任人圖治日以實政望臣工矣而遲慢成習誠有如

容應所及者設張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趨職以違者貽代庖之

議有所越於職之外必不精於職之內矣則於職而責之事

隨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泰冬暑兵司不得分刑

今日所當亟圖者也取言過行古昔有訓而說靡以炫者

狀元策

卷六

六

口之羞有所遜於外之辱必不深於中之抱矣則因言而最

之實考實而責之效使技巧不得與渾樸齊聲惻惻不至

輕浮共譽又今日所當速返者也巡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

激濁揚清也而吏習尚偷即使者分遣無以盡易其習為

之計惟是廣咨諏嚴殿最必如張詠之在益州黃霸之在

川斯上薦列焉而吏可勸矣教化者齊士民之心術以維

表俗也而士風尚詭即申今宣化無以盡變其風為今之計

惟是聘儒學官獨重經制必如陽城之在國學劉晏之在

學斯更重奇書而士可風矣四海之窮民丁室九室非不

賑恤也而賑恤無告者則德意未宣而校卒者有以聖之

隱未達而漁獵者有以阻之上費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

私侵之罰清出支之籍乎四夷之內訌西支東五非不

兵也而捷伐未張者則守圭執綬之胥子無折衝禦侮之

名舉挽強之粗才暗弛張奇正之機兵費其養國不得其用

何不嚴遴選之條廣任用之途乎黎民之積冤有以于天

之和而抑鬱不伸何以名祥則刑罰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

肉白骨誠問詳明者待以不次之賞而刻如秋荼者置不

焉而冤無所積矣天地一生財本以供國家之用而虛冒不

經何以恒足則妄費不可不禁也故藏竹頭惜水屑收支有

節者旌其裕國之忠而猶然冒費者罪勿赦焉而財無所乏

矣蓋無稽者黜則百工惕有功者賞則庶職勸勤懲既明則

政治咸理又何庸虞之不可並軌哉而實心為之本矣實心

以任人而人不欺苟且以應我實心以圖政而政不至情

而弗舉不然精神不實法制雖詳無益也而臣更有

狀元策

卷六

六

獻焉蓋難成而易毀者此實政也難操而易舍者此實心也是

必慎於幾微戒於宥密不必明堂聽政也而定其志慮儼如

上帝之對不必宣室致齊也而約其心神凜若師保之臨使

本原澄徹如明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

虛室納之而無不容一念萌知其出於天理而充之以期於

行一意動知其出於人欲而絕之必期於盡愛憎也則察所

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懼也則察所喜而

欲為與所懼而不欲為者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

之視聽注焉勿曰非違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監存焉一法

之置立曰吾為天守制而不私議興革一錢之出納曰吾為

天守財而不私為盈縮一官之設曰吾為天命有德一奸之

勦曰帝為討有罪蓋實心先立實政繼舉雍熙之化不難

矣何言漢宣哉 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恩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大元集

卷六

三

辛丑科 萬曆二十九年

皇帝制曰朕聞隆古帝王罔不念前天永命者而惟久道成化思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稱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稱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別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斯篤論矣洪惟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臨軒策士親賜制問有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又曰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者也煌煌

聖訓朕時恭繹焉我國家

太祖開基功德與天地並

成祖再造貽我後人

永元寶

卷六

三

列聖續承暨於朕躬天命自度風宵惕懼常思遠追所聞不宜忽所見朕生之晚不及見

皇祖然聞

皇祖恒以敬

大法

祖親賢恤民為要務以經術為本以法律為輔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飭邊國官府之間肅然奉法華夷遂近穆如和風至於稽占考文尤為謹備而皆發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殿車務字皆取洪範無逸名之

獨衷所存靡廋三五之盛四十五年有如一曰賢親樂利至今思慕不忘爾多士雖晚尚有能揚勵之者歟我國家景運綿而

皇祖享國亦自長永莊誦此

制乃在嘉靖十四年仰窺

聖心以持盈滿為兢兢自昔然矣朕不揆寡昧景行惟勤誠恐知何所脩為而可幾此故不復更端即奉

皇祖之清問者清問爾多士其悉心陳對朕將擇善而從用承天休欽哉毋略

臣張以誠

臣對 臣聞帝王之保治也必克遵成憲而後可以為永命之至計帝王之法祖也必善體心傳而後可以為繼志之極思何也人主之所奉承者帝命也而其所憑藉者祖德也天命可去亦可存而每經綿固結於一姓由夫積累深厚有以避天眷而貽之於子孫祖德易合亦易離而克嗣

宋元策

六卷

三

續續承於後王由夫美增默契有以適心源而承之於奕世心切於法祖自不敢以放逸怠惰之念乘而敬德以先志主於無逸自不必以法制禁令之迹拘而心法以合帝王所以續大承休格天保命端拱堂皇而措國祚於泰山之安圖維一世而綿國祚於萬禩之久者其道端不出此藉合有見於天命之當保而先棄祖德如弁髦則雖極宵衣旰食之勤而既與祖德二即與天命二何以格穹蒼而使之惠顧有見於祖德之當法而先登吾心放逸則雖按故府往牒之遺而既與心源二即與憲典一何以由章而與之合符故善保命者求之祖而已善法祖者求之心而已創業與守成無二道而前人之所以警作即後之所以善述中興與繼世無二理而在我之所以立心

祖宗之所以立德續先世重熙累洽之慶而貽後嗣久長治之休其本端有在矣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具大有為之資惕勵憂勤存不敢康之念

畏天變而脩省之固常切不徒減膳徹樂之虛文憫人窮而擾害之戒特嚴災止解衣推食之小惠

滋思濫澤與河海同其淵深

赫聲濯靈與風雷同其迅厲文恬武熙內安外謐廟廊雍雍

居安慮危開承明之

廷進草茅之士而與之圖維治安揚掖

祖德諒以持盈保泰之謨究以祈天永命之責而即以

皇祖之所以策士者策臣等臣生也晚即先朝之故實且不能詳其萬一况奕世之心源又安能窺其梗

槩乎無以對揚求之

陛下之心而已嘗聞天欲底一世於太平也必使其君全備聖德以開夫承前啓後之勲天欲觀至治於有成也必使其

君多歷年所以究其法典安民之各故自古永命之君未有不得之久道化成者豈壽身與壽國其道固有相通者

歟則其旨無逸之篇矣昔周公以永命戒成王既道之以疾敬德知民依矣而又以商周之王其享國最久者

法惟恭默嘉靖如高宗故其享國五十有九年惟履恭慎具如中宗故其享國七十有五年惟自朝至於口中於

皇食如文王故其享國五十年蓋無逸以清其心淵
衆欲無所乘於內而君志日益清明若身日益強固壽
之遠也無逸以端其治源則百私無所溢於外而君德
益下究民隱日益上通壽國之道也故易之言元吉也
本於視履考祥則舍吾身之善勤無所謂吉也詩之陳
福也而本於永言配命則舍吾身之脩德無所謂福也
之言定命也而本於勅作威儀則舍吾身之受中無所謂
命也慎之言動視聽之間而遂關乎吉凶善敗之大疑之
幾微有密之內而能格於咎若玄默之表則知所天之道
信無有過於一心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受天命於開基之始
成祖文皇帝掃除家難保天命於繼體之餘

列聖相承兢業不替數百年來治安如一日而其享國最久長
致治最隆治者近則

肅皇帝今則

陛下永祚純禧後先炳耀英風大啓前後一揆則

今日所冀增視微宜其有專屬也

聖制所云遠追所聞不宜近忽所見臣有以仰窺

陛下景行之盛心矣因請得而揚勵萬一焉蓋

肅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而舊居於外凡四方之情僞小民之

難無不盡知者養正於蒙凡五帝之典刑三王之法籍無

不盡覽者故其致治也崇尚經術則尊六經正廟祀而

聖之書不以陳於觀覽脩明法律則式舊典鑒成憲而

法之事不以形於舉動明作以脩內治則城社無伏

取無向隅而海內蓋於晏正安靜以飭邊圉則波不揚
海塵不膏於邊而皇圖華於玉燭其他貞憲飭度稽古者
文凡以潤色皇猷繼範太平者不可枚舉然其大要不

大法

祖親賢惟民四者而已景行先烈所以爲欽若昊天

近端方勤恤民隱所以爲善體先志之實也此皆見之行

事鑒鑒可據者然祖德綿遠非真有水木本源之思則志

必怠於率由君心易肆非持以冰兢淵潔之念則勢必趨

於自用

聖制以爲發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而卽其洪範無逸名於殿

庭者直選

皇祖之心蓋已得其心傳非徒襲其龜迹矣茲欲紹明休烈永

而治亦惟不法之以文法之以責而已正人君子

祖宗之所樂育

帝心之所簡在也以我

皇祖之懿德也嘗曰親賢而試觀今日懷才抱德之彥能無伏

於草莽者乎能無阨於下寮者乎能無一飯斥逐而棄不

復收者乎則我

皇祖之弓旌加於草茅賜環及於通臣者可法也閭巷小民

祖宗之所培養

上天之所降監也以我

皇祖之克君也猶曰恤民而試觀今日承流仰沫之衆能無

於征輸者乎能無疲於奔命者乎能無弱肉強食而不